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

錢唐袁枚子才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本朝以文學受知

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辛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八試內廷皆稱旨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鑒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祁氏附焉子二其

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觀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額額顏澁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日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寔事過可以行矣人有謹諉不可者謝之已負諾責捫胸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貞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贓入已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贓入已而不分潤大府則大府久劾之矣不待言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

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曠刲民財納已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胠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憚之其所勘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鉄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旣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敬聞命矣旣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待高才生非養窶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于是申良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舌如雨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噓揚者異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羣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澌滅殆盡或至今猶堙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

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卽今大宗伯嵇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曠臚黜躋蹇駕應龍斬曲檣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鶴鵠儻憊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鑄金腰玉而拜諱表者如萬壑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各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直隸正定人嶷嶷然有腹尺視正言
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
遷海州州同攝碭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沐陽捧檄入
到卒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鞠錄其躬視民不挑較尊
官尤肅勘桃源災共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
巡海州村見種山芋者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
疑非山氓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鄰城符來
屬去果刦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攝山君慮事量功酒濶如
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衍官中有屆宋命羣公子和以光

其所爲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兆同受知於大
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
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爲先生壽先生
爲當時薦香巖未售至今缺然而香巖如實按已執弟
子禮尤勤于私心竊愈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
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蒼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
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謂必有瑰意奇行於
法宜銘者問狀具否蒼頭跪呈一紙乃爾里刺數
所謂履歷是也嘻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繫空難書。
而况余又空山枯寂所徵覈耶不得已摭摭梗概而志
之吾恐有知其時我遺其鑒我也

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置
欲銘而表。諸吁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日重而
言殊不宣。吁嗟乎。苟有天其無泐此石上之鐫。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誌銘

公諱訛，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蘇綠領遊益敬。十九歲知陝西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興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輒瘳。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鑼。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溜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陽光熏人，公重裘尚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悲，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

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水圍過固安老幼爭留公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擢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姓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之諭卽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于庭睦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姚徒羯僰寥狼屯雜一旦隸爲編氓如閑洪濛守土者噤歎不肯往公到爬梳搘倚順荒遺令口樹一本榆畝畜一溝水召上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雨和甘倅錢資布大行民

祀公于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糧離稅法抗敝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畝數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癃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寺少卿以老休于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情其勇泛海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剝剝起屨忽抱其背膺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于手聖祖以

爲日殫、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
洶洶刦人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李
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閩岳州帮禽之案
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
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
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
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策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
而好禮伏不闇也其之油油楚獨覆也大臺南游神彌
茂也望夏魄殷曠而增周邪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
也天其以是鍾美于後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棨戟布列中外其官于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于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天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于長輓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襍處抱釜至君家而炊焉故事游徼簿尉流外職也俯項供翼趨走于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

自重休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嶷嶷自立遇事必問于
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喝一筭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
者爭爭不得必委蛇骯皵于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
哀聲噭噭贈賄襚引費者接于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
以君而爲尉猶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
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
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妥而恢恢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一
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孚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
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煊赫十百倍于君者其相懸亦可
觀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勤臣
諸侯伯子男子地下不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

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僚公之子名慧
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月日葬
于某。

銘曰。有幹有體。壓百僚底人。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
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
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
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視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
承宣司彼此舍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
報今將歸葬願請狀以爲公銘其墓府蔡西樵曰公年
五十有五不自意死曷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
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
公誠慤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藁諸善狀
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真君子也請
畧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

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

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毀佛愚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簏曰貪紀錄而置民于軍吾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絕餒子處也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聖諭畢乃坐述朝廷柔遠之意公儀觀旣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衷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士司大小金川閼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

天日隱黑。猶梟目。烏語挾雪刃。嗾向公。公知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折樹枝爲公策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募糧者衆。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饑民非盜也。獄其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密冊。專意平反燭爐數升。僅卧齁齁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賑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于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不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于負茲死。

民之思乃卜澗水西瀝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
其禋祀於無窮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誌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爲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潁江先生先生宰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畫戶限居室無屢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嘻古之人有卧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年所當廡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于民有可紀者先

生以雍正舉人爲金山場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籠戶利之牽持洶湧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籠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頌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跕相對如嚴賓然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其月日合

葬于石潭之原先生姓襄諱鏡字穎江江寧人子元超
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瞿瞿古其眉鬚以嬉于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
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誌銘

公諱寶瑔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廣雲教授婁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人年三十舉于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賈文書至京奴憲子期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間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者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艾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餒啖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畧傳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

章屬毒淫大赦納凹等山馬契需不度公菲屢徒步繩索相引雙跚勒峯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簪筆畫策削廣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畧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紅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過糴者西粟方舟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天子詔公與侍郎裴白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納溝支輸派圖記修濬大堤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

南又災

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勲塞楊橋

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賈魯惠濟諸河冲決處刷

宣浮淤伸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洞出卽給麥種設棚廬教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邉十六年扈蹕

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轡片言燭奸誅密訴者民皆懼呼性謙謹躬躬然雖監門廝養尤益敬與鈞然權要鴻張不爲動爲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駿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奉命祭南嶽還松

江上冢知府蔡長灤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

也來謁則蓬草數椽乃嘆息去公感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刺閩判事極翦籌之勤眸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曰避河神陳爲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頗送吾鄉乾隆十六年天子駐會稽命公賚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予某輩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鰥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爲吉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清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歿于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飄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庸于某菜而後可嘻其惑矣吾友綿莊深于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

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闈于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

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者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嶷嶷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僕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

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跋語人疑兩人異好尚
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
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况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
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曖而殷
于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
耶又豈不以年已頽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
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
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恢奇多聞每假館
余所三人連日夜語蟬鳴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
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畢又未嘗
不歎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

京師。憲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溘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祓齋。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薰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墳墓之權。人以比南朝劉驥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

無子嗣章爲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著卷
帙詳嗣章行界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
割愛抱經見聖升堂拜聞呼參乎唯而退羣儒稷稷立
門外兩薦于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凝高文典冊垂
金薤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
所在冢旁艸生盡書帶

高士丁太恭人墓志銘

高公南疇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日親詣
枚所以狀授曰生母歿十有八年蒙

皇上誥封恭人今大學士尹公爲題行畧人子顯親之
志得稍稍報惟窀穸表誌聲于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爲
我銘而掩諸幽枚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于外
氏贈公聘焉時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儻身自
卑守當夕戒惟敬以故無背媢之嫌司筦鑰燭潘請頽
事無小大罔敢不蠲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觀察生六
年贈公卒贈公世居閩之平南里隱于橋姚師史之術
擁甲貨走吳吳非其籍也旣捐館兩子來昇柩歸留恭

人與其孤居當是時贈公遺貲旣分半入閩存吳者所
與錢通諸客質劑帖子耳恭人鬻女次持紡磚教觀察
溺苦于學小不善禁督立絕一日者張飲置具召券中
客列坐四隅酒行摶觀察出披地謝曰諸公君子也豈
貧人者哉所以有空券于氏夫者必力有不足故也今
未亡人與兒憊然隻立日供數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
客悉持去以成先夫之義而與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
貢巨篋至散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
客感其義咸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申興其業
循例入費廉江西驛鹽道署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
孟敏不顧破僵郭泰以爲得失捨義可與入道况數千

金畫指券哉。然馮驥代人焚券。宋清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無一者也。恭人以閨閣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以子貴受封寵榮焉。奕其所以致之者。固其理也。準于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

葬某
銘曰。困然後激。失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欽敬。妾之心休。禎偉兆芳。芳洞鬱天所相。今不徯其廉。鄙車而載地。所貺兮嗚呼。子孫欲欽母儀。視此擴兮。

李訥菴先生墓誌銘

李君棠治上元七年循聲俟然大行今年秋將葬先人北歸而以其狀來曰吾父雖未從政無所繩美然觥觥束修百行純懿懼民焉以重棠罪君曷竭而掩諸幽枚年家子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大章字訥菴河間人生七年而孤治經有法爲文能勁率爲理窟甫冠補弟子員秋試不懈遂不復試鄉人王仲穎以學行聞先生奉所忌聞跬步必規鄉黨高此兩人稱君子者必曰王李長子棠以進士知句容上元舉最遷邳州牧未行先生卒今夫有司之于民父也然則有司之父民之大父也人但知恩其父而不知推恩之所自出者非也

昔雋不疑尹京兆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以秩膳加減引
兒子仁婦人且然而况子趨庭者乎李君之賢也其奉
教于先生者之效也先生之教李君曰事君者承意事
父者儀志汝父之志居句如矩辭隆就竄兒其志之以
故君弼弼然大讓如慢自同僚至大府皆曰李君眞長
者因當笞移舍決之懼先生聞而戚也然先生極知政
體二十一年旬邑災莠民壅糴于鄉寨欲窮竟懼事生
意不能無難先生曰周官荒政以安富爲先富之不安
獄必繁兒宜威以法如其言民情始安初先生孤露時
有從父與祖者扶先生先生感焉終其身嚴事之有所
作負墉啓白篋領首乃退其篋行如此子六人孫三人

棠之子名燧者尤穎異才勝衣通經吟詩人以爲盛德應云壽六十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以道行不以道鳴卒以子孫享鳴呼此其塋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奉

天子命來江南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管糧同知再權
丹陽荆溪江都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卽真以服去官服
關將如京師中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衷之政單均刑
法戢和士民以故上游同官爭憚惜走奠而其友袁枚
哀之爲尤深嘗謂士不用悲川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
龔黃焉隱於泥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卽休人之
心能恝然乎然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爲則
亦曰人事之未善焉君業已上浮下懶而耽以無年者
乃在悠悠之天天之愛民甚矣能代之愛者偏又奪之

速。何哉。豈所謂命者果天亦無能爲。而東限火竟。如是其毒也。悲夫。君躋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爲民所困。大府命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讐伏以散。手不釋書。卷尤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甚敬。旣而告人曰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如是。其自待可知。君名賢字思焉。晚自號魯齋。休寧縣人。先娶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費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爲嗣。

銘曰。如曠能馳。如雨能施。而止于斯。如之何勿思。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高槐堂先生任江寧南捕通判二年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蓋通判貳太守于令爲長權輕而勢逼故避嫌者往往迂緩養名而任事銳者又或乖于正先生聽訟如懸鏡樹臬各以其影應民多捨令來從先生先生麾之則涕泣抱牒宿廡下不去令如有愠色然亦無如民何也

天子南巡大府屬以供張先生晝理牒劄夜決獄燭跋滿沉神思焦然收嘉先生勤憂先生病已而果縹悵以終其子文照高才生將盡馳狀來曰先生爲政非獨江南然宰德興縣時微服行里廛聞書聲輒移戶入爲

講解不倦禁一切博揜攘渝風符下卽北調知德化縣
縣當九達之衝軍籍瀕錯門庭因緣爲姦先生案覆衛
冊科別其條輸輓者帖帖無調語擢揚州清軍同知方
修水利排治梗湍而以失察漕事故改通判權知奉賢
縣縣有民某被盜有王三者詣府伏罪先生疑之窮竟
其事果亡命賊甘自誣冀陷其仇先生置此賊于獄而
釋所陷未幾獲真盜民惟噪稱神先生始任戴冠卽潛
躬味道于學庶不覩而尤深性理魁踰靜坐若與濂洛
諸賢抗手接席者然遇人無町畦無賢不肖輒僂身
降階暖昧殊道先王語引之于善以故悅尼而來遠
兩丈下童冠如拱兩校秋闈得江左右士極盛所著來

復集二卷詩文若干先生姓高名植字櫬堂雍正乙卯
舉人乾隆丁巳進士浙江武康縣人壽六十七葬某
銘曰俗吏之斷斷兮夫子之肫肫兮儒者之能薄兮夫
子之政卓兮頽而萎而疾不喟而萎而藏而疇敢忘而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永書字綬達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
雄從成祖北遷官于瀘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生以公
貴贈如公官公美鬚眉豐頤長身有聰識強力遇事麻
集乃益靜面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于善乃已雍正
十三年拔貢生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
晉江俗悍好鬪有施鄒者海梟魁也奪民婦劫商買財
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鄒巨猾我
已奏聞天子索之急卒未得奈何公偵知鄒匿女兒
所而甚猛且多黨遲則事洩乃于抵任日暗集健步弓
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鄒方熟寢驚卽拔大梃

走屋上拒捕或釣其股以戟股斷顛遂擒以徇遷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鐫級降補荆溪縣調常熟再調元和又因公鐫級大府奏留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鐫級以病歸家居八年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強毅稱姦胥豪民望風讐伏然中寬治獄多平反浙江省李家莊毗連吳郡羣匪篡焉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事捕以兵民聚而囂飛瓦擗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督尹公檄公會鞫公見囚累累數百餓色焦然知有冤乃先給淖廩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獄遂平公聽州縣訟甚敏片制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鞠款款數千言

或申旦案猶牘留人以爲疑公曰州縣與民親中無隔
閼得其情可以決遣臬司與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
間文卷繁重吏胥鉗制畧有舛平動至重辟我盡十分
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勘轉遞被劾而識者觀其
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爲民計久長葺常熟之福山塘
海州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
賴之娶王氏再娶郭氏俱封恭人子四女三孽曹家村
銘曰惟髮得柳則統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鎮物簡御
冗故斂之爲沉幾之智而放之爲仁者之勇嗚呼此其

冢

浙江按察使李公慕袁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貪污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

世宗遺詔輔政天子怒下獄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事之名震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監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驛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

鄉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府連淞泖震澤漁匪竄焉公頒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寧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鈎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于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爲求其利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天子休公于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懼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杖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杖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

侃侃然盡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會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上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惑子謂會辰無傷也漢王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寧人一字漪亭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寧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師是年秋予丁外憂歸隨乞養母不復出君知平定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廿寄書并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墮平當十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輒迹譖笑懼呼蓋無日不相同地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爲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類大人長者謂造物之寵君必將永矣何聞信不祥始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窀穸管否兒子輩成立否

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旦旣葬請表如君之靈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欷淚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尚增字謙益又字南村山東長青縣人雍正十三年舉人乾隆二年進士四年補殿試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士民大和晉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辦治平反無算廣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挾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啓行吏民泣者送者持輶者擎酒漿者絡繹遮廻擁馬首不得前黎明登車至日昃甫出城郴署焚夫人病不能興女衍綸抱母哭翼其身而覆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决一笞不忍諦視而乃

親見其妻女孫三代哀號焦灼于灰燼中誠何以爲心哉君之脫于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于鄉舍此人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者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蒞有碑有生祠郴民立曾孝女廟配享曹娥嗚呼是亦可以無憾矣君詩文清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夫人張氏諱封宜人合葬于某子二人長衍杜邑廩生次衍模早卒女三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袁枚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乾隆壬戌予需次自下寓王僕巖太史家見其從子銘
琮年二十許風骨秀整心異之未暇與深言他日晨起
有肅衣冠拜床下者銘琮也曰琮願爲弟子而未啓叔
父故無能具束修先生幸毋見擯振其袖而出之文二
篇受業姓名一紙予嘉其志卽取盥而水磨墨爲勸其
文而以師白居亡何予宰沐陽遠與王氏稍踈乙丑調
江寧君已舉順天鄉試時時入署宴飲笑語相樂也予
奇君眉宇謂必當居清要輒舉石渠天祿事與談而君
好觀予判牒治文書或竊倚屏間聽折獄怪而問之笑
曰琮有志于此遲久先生當自知丙寅果援例得湖廣

竹山縣知縣戊辰調監利薦卓異于朝癸酉奏遷漢陽
同知未赴任 擢江西吉安府知府再薦卓異于朝亡
何以失察事鐫級 天子召見發直隸以同知用權知
深州爲御史戈濤所劾再鐫級補易州州同援例得運
判發浙江權烏鎮同知未半年卒君才敏而守廉能發
姦摘伏竹山婦盜盜殺其夫君驗踪迹非是屍所立山
東惧神色可疑問何業曰竹工召之治竹詰其右手傷
以誤連削對君曰此爾痕也汝縛殺某村人爲所嚼耳
其人駭禁聲訊之果姦殺也泰和民劉子貴殺人取財
與族弟子佩販米事發引子佩同謀并及其同舍某三
人俱拏轉獄具君隔因而訊得其冤當君筮仕時予猶

宰江寧尊人毓川公常來笑且告曰兒學先生勤速判案到監利初受牒一千今減至百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訪簽榜其名于四門今果奇邪譎觚者逃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興文教召諸秀民與子弟同學今一邑中甲科接踵矣予聞之雖喜君能得吾意以治民而終以地隔千里靡所徵驗後十餘年君已死偶讀望江進士樞萃集有過監利頌王公遺愛詩悽君爲古方覺君之爲循吏也信嗚呼君生逢盛時年未三十在縣課最在郡課最所受知大府如陳文恭方敏慈諸公又皆一時名臣能引擢人此其隆隆而升奚待問耶乃安流穩柁中風忽起而尾之隨起隨顛相齧斃于意

外不得已。裁謀鹽筴。一官以圖溫給。其初心寧。及此哉。
更。蘄。此。區。區。而。尼。以。無。年。然。后。知。世。之。賢。人。君。子。往。往。
自。甘。頰。放。匪。其。恬。淡。性。成。亦。繇。蒼。蒼。者。之。無。能。勸。善。而。
反。有。以。折。其。氣。而。傷。其。心。故。也。如。君。其。明。驗。矣。悲。夫。卒。

時年五十五先娶周氏繼娶黃氏劉氏俱封恭人子廢

憲官內閣中書女三人以某年月葬某

銘曰傳我文者多傳我政者少惟子能之而惜其半途。
而天嗚呼此豈徒有……身一家之不幸而已耶雖然終
有天道留予……老爲羽墓表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

虞東先生墓誌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佩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于家先是虞山陳兒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索

穴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朴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塗涌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遇金塵躅躅膝跪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詞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

有腹尺豐下而得恩從予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隣人子
窺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
廣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
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謹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
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于今有得于
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董負土支村之西
銘字之鳩

司經覺淨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枚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見先生蒼顏秀眉揚衡含笑望而有此型之欽今辛卯歲先生恒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宜人合葬於某而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二百載氏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之盛天寶相之而要其經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自謹按其狀以聲於幽宮曰先生名曰藻字文子晚年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曾祖國維萬歷辛丑進士官貴州叅政生慧龍慧龍生彬官翰林侍講生先生先生生而凝重甫勝衣能爲擘窠大字今西禪寺題額

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

今上元年召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試者一與纂修者三其他受尚方珍賜無算朝野盼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爲名遽棄官卽休人皆以爲疑不知先生所居爲勾吳勝地獨其清臚特潔其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海內金題玉牒爭趨其門如矢赴鵠先生購其尤嚴賞密密花月餘閒遊目自娛人望若清秘冊府魯殿龍光者垂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辟睨其下風首

哉當在官時有要人訛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間女兄弟十二人其孤嫠者收穀之買奴良家隨使其分僅碎寶硯微笑而已常歎慙後人曰左氏驕奢淫佚四字其病皆從佚起也汝曹勗哉卒年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叅公以萬曆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後先遙應支干官地肸蠁符合誠爲異數

然先生以一身而上兼祖父之榮下啓子孫之蔭嘻其盛矣夫人陸氏爲乙丑狀元澹成公女初來歸室有火灾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家人急奉移家廟栗主毋不敬其識量如此後公七年卒子三人長敦仁官庶常次遵義乾隆進士次近智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闕兮光元穹拉告單兮逐裔龍猶德音兮撫大東厭饑直兮安網馮嬪然逝兮鶴然從越王沼兮吳王宮竹素奉兮烟雲供曼而餽兮墨面襄適來順兮適去終化臺潔兮神窟崇樹之藥兮翼以松靈一闕兮山重重

李晴江墓誌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
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
狀呈予才閑下方膺生而無聞藉予之文光于幽宮可
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
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
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
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懶
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卽召見交河
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

上請還發倉爲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
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瀕法爲小清河一書載
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
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
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
民不敢肺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
譁然曰公爲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貝
鷄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爲滿今天子卽位乾隆元年
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
城已二鼓守者卽夜出君子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
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

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睨曰彼頑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爲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於朝廷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甚間之耶晴江仕三十年率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再劾違例請耀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賊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躡而復起或廢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天矯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爲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遠往鋪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噎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爲古劍爲碩果寧玉雪而子子毋脂韋而墮墮其在君家北海之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予者我乎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構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演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上疑公欺致公于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僞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于鈎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于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上憐其恩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

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疾辭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箇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久織

毫如列眉。上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事。較引課辨其羸縮不恤，伏小利不責，奇羨分判，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磽陘，多邀民饑，卽避宅槩遊，潛魚獨鼈挈其孥，搥小棟野歌，匱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書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工，教歸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幾年，民戀其業，驅之不行。今鳳頽滌毫所織綢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廣東，調山西再湖山東十六年，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扞齋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絃，跕蹠爲供奉者，公大驚曰：「皇上爲觀河北省獵巡狩。」

聖書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愾其可遠。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除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眴人目微斜遇大事虛已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連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杜所弑國亂羣姓角爭互乞。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弑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進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銘曰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于天觀形者。

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焉。而况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方綺亭先生墓誌銘

余僑居江寧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禮于耳而宏于聲有所論議矩已絜人慮辨俗之難曉也必騰其輔頰撲張叫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于正樂道人之善試娛姦頑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

聖祖實錄成議敘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乞歸七十六而卒性醇粹任真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馴伏攝安遠災承宣司不許糴穀先生愀然曰藏穀爲災災而不糴安用穀爲乃空其倉子民通牒大府撫軍陳

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爲例乘弇棧車召詢桑麻村氓嬉
嬉如其家兒皮鼎彝潢治書畫真廣相麟被給不悔學
道家言擣引皆城自夸其能卒皆不讐蓋先生天倪甚
和寓于物不滯于物以故毋意毋必訴訴如也今夫色
莊之士肖翹其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矜飾率
意姍笑而人樂從之游無他真僞之殊也然則使先生
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乎古而
天偏以中壽斬之此余之所以不爲先生悲爲世悲也
然道家以真人爲先仙人爲次如先生之真氣蟠塞久
已加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尤敦族誼
愛風雅恩其從子裕曾等如已所生搆布衣陳古漁詩

走保定將薦之制府敏懲公既至先生病公亦病憇負譖責乃半夜力疾起撼敏懲公床歌與之聽敏懲公果以爲佳遂相與奇賞申旦其篤誠如此世居桐城高祖詹事公拱乾移居江寧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萃上元縣之清風鄉

銘曰不洗而耳不汚不杖而老不扶不墨以徇俗不稜稜以謫觚形則隨化盡矣而神則與天爲徒古人有今人無嗚呼

范西屏墓誌銘

有清奔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舉以好弈破其家。奔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勅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善相亞也。然施斂眉沉思。或日昧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咍臺。鼾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于弈。可謂聖矣。

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訛以千金。不發一語。遇賓人。子顯者。而不換色。有所畜。半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

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醇粹如西屏然後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

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

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贊于江寧無予以某月日

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
千齡萬齡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善貌人行簡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擷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憲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警咳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亡專攝魂魄蹤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朴而靜短小而多癱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子其盡也哀之以銘銘曰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

老

卷五

三

亡姑沈君夫人墓誌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嫋雅喜讀書從禮而靜爲大父所鍾愛枚剪鬢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唏姑爲捃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畧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肩蹙姑爲負劖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襲痏則搔朝饋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夔噭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忘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羨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婦孫列拜上壽能藉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

爲可悲也。墓在仁和半山大父母之塋旁爲之銘曰。
昔有義姑在魯能字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
尤苦呼負負恩未酬書梗概掩諸幽。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珍字公玉少爲無訾者以豪聞及仕擅
秘豪強僵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趣人
之急揮財可川谷量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逢大患
難輒脫卒不得大用賣志以歿曾祖妣盧孺人明季屬
賊死君貴得旌子朝以武學生入粟遷松江府上海尉
府吏有事于縣假坐尉署狎尉而倨君怒召役笞之役
跪白不可君命先笞役役不得已笞府吏三十更哭訴
于府府大驚以爲尉癩會奉上檄禽松江盜號攔江網
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奮曰尉願往
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熊少公

來盜數百環弓矢。待君君獵纓坐。嗜曰孽矣汝等猶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大府必喜。喜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于汝何如皆泣下曰唯命次日長繩牽擗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牆王與游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曆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人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鞠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令慙君又以事笞兵守備亦慚文武將交証君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陽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候令與守備大懼泥首謝君笑曰公等足與治乎置酒爲

誓焚牒而行尋遷寶應令調丹徒

天子南巡督修金山行宮太守朱某酒徒也醉謾曰好爲之誤者研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果誤巡狩事研者只會琢一頭耶不掛而出遽傳太守命停工三日羣匠寂然朱大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劫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過丹徒爲他事陳君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讓君君爭曰曾琢能治民不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卽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繕章將劾君司道爲婉請按君項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曰果然癩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遷守徐州所善邵睢

同知周冕負課三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詭稱有質訊事檄調來徐爲之代償淮揚道孫庭鉞素有隙知之將劾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爲海防同知坐工料不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澀重少文語帶儉楚雖強直風發而勇于縱捨淵撫鄂樂舜薄錄時家口過徐制府尹公命君露索君卽時報尹疑其寬重檢得隱金三百怒詣君君爭曰公鄂戚也故能入內至夫人婢妾所誘取釵珥箱籠以市公曾孫鄂屬吏也鄂公已死孤兒寡婦無罪會琰忍弛其喪衣使一簪不得着身耶汗無以答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爲外巡官內發竹箭中紙一卷輒頭背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

曰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檢校便興大獄察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收東百骸歸以胆。盱天睨地無不敢。南山白額虎耽耽縛之如豕。笑而噉焦原不顛。平地撼未竟其施心尚欲開公元堂。風慘慘萬古白虹起此坎。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助咸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咸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謚忠節祖鳳盤父組綬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二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榮平縣知縣莅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

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興泉永道駐廈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來荷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已以臨儻從蕭然不市外洋一物宵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笞督而摘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于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氓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惶視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于心者是以知之衆皆譽服刑部吏或受賄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癯與下僚言若恐傷之獨斷斷于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

令贓先生廉其誣爭之隙不聽公不盡諾陳不得已事
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天子知其賢雖
內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
會試十六年命送選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
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齒夷欽
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
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未貴今古同然以素
不識面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雁驚之
餘食棲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
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明日將有早朝會鞠

諸大事裁。淪二鷄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于再。
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
六卷。騎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
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聽。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享。我爲
之銘。先濯筆于滄浪之水清。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知沐陽潘君宇情來勘災置身同窯中甚謹弛氣離坐愀然而終日不言心疑之以爲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天子巡狩事來江寧朝夕雅遊恒中而信人向疑稍稍解又嘗過武進遇舟人于道君善政尤詳信君爲無害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文翰事非余質確者不肯落墨然每見君面無見膚陽不滿大宅慮仕宦難速飛已而君得官必無故顛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顛。耳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涵字宇情錢塘國學生纂修一統志議敘州判凡署縣篆六題實授三君風神

元定虔嚴閣几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爲聰強狀視下喜
徐務折其情乃止以故郵罰無訛鮮客訴者南漚民兄弟
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聽講兩人者悔求釋公不許乃
泣且拜曰良非本懷唆訟者某也遂公其田而睦如初
有徐官官者殺一家五人招其女人疑有姦公置徐極
刑而不問姦事民以爲仁鎮洋役催租負租氓仆地死
腰有創傷前官擬役抵君田役卽民也非其歿死何抵
之爲委賑海州請於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塲河南受
清安中河黃連水之全西受駱馬劉老澗水之半故趨
海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蛇足可以宣洩而
無如不開東墻終與無河同若壘開又與運鹽泊河兩

事有妨爲今計宜濬塲河使深而合新舊河爲一相度
諸堰壩因時啓閉如此則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
大府納焉歲以不連歉在武進一年以解犯懲期去官
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教去官大府俱奏留君君膝暴
蹶穿皮曳奔馳然而爲日淺被於民者迄不得施西席
未晏又揭揭而之東市馬量穀無須臾閒身日以憊而
家亦日以貧最後宰六合甫抵任天子南巡君治事
龍潭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顛而殫悶猶料檢站馬夫役
呼此不已聲漸微目漸瞑遂卒卒數日鑾輿臨事一
切循轍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卽真之詔才下
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標能文而弱次子仁勤頗

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嘆閉亡
銘曰不擠之而自止其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逆而與
之死猶以爲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善若彼報若此吾烏
知其所以

補蘿先生墓誌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唇廣額鼻隆然高白髭貫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于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于淮安程氏程故蒙士饒于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器及晉唐真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未復生譽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間爭袖玉石求搨力惱惱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慳狀以故名益高貧益

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
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壁舒城
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每治行服飾
蕭然載冊籍圖卷爐研等物重繢後車外皂唱衙畢諸
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灑墨含毫邈然在宣城訊
緇雞者嘗雞城而以恥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
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于體貌郵罰
麗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
之常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膝行
無敢關舌先生入寢衣博褶強曳一足跪呻吟然晚與
言俱黃爲辨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轉相告語

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從
從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聽談三朝典
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火酒闌，詣
謂襯作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
益緩，色益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
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請
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
亡何，先生歿。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
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物，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
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真。質余雖私喜
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

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人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窪二子恒樸俱早卒孫夢蘭隨寡母倚閭廬州余權春秋祭掃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銘曰其生也賢故人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于今少伍嘆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史先生墓誌銘

枚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員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誌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瓊漢溧陽侯遺裔爲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貧無師傳年二十聞鄰兒讀四子書髮鬚若素所聞愈愛聽遂能雒誦見案上卷戲倣爲之不意竟就質之老儒驚曰是制藝也告以故始不信繼乃大奇之長更力學于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穿穴詣微駕其說嘗攜枚過錢塘門觀浙帥大閱旌旗蔽野鐵騎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營帳大言曰謬耳不可

以戰枚驚曰先生解是耶先生曰昔蕭穎士見封常清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敗軍旅亦儒者事吾常學之矣歸手一書示枚而循其髮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嘻其焚之館枚家十年婆娑教督性狷狹修謹雖期功喪有如剝之容長身瘠立若植鷯然晚年好仙釋師季某而友張自南三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咡畫灰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爲兒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與旨宜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吾屢躋逝矣卒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舌大而僵滿於口內錐刺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搏其膺曰可惜可惜食飲至唇而止以箸觸其喉猶歛噤不下人見之或泣或嘆

不忍逼視愈益不平口荷荷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
結胎於臍胎墮腸絕先一年死季姓者年餘鼻潰死
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蒙孰先覺之積學而
窮積善隕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凶忌其仙竟忘其賢使
隱恨于黃泉嘻其何以爲天

侯夷門墓誌銘

予自流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
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
危冠高屐口僕音目睭睭斜視如深山怪松礧礧自異
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
無所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
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裏袖潑墨數十人環
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
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姽婳詩
窮刦野曲可解不解而假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
貢于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曹進曹退溫溫

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呶。腮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與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公斤運餉至京以臼所坐輦其妻秦氏已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笞數輒脫抱贖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

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遺抱辱者
陷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鬚其系抑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
戲欵崎如是孰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
卒不聲于崔公一笑去冷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未三十而守志既孝且賢先生修邑乘于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言遂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生時蒙先生列于志今將葬乞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灌治篋管揮柂事罔或不蠲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于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兩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曹氏至孺人事曹如事王曹生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製文葆治瘍小不豫永夜不眠

曹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韓文公爲嫂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旣娶孺人率兩姒治家持錢主進圭撮不失命居貨輒有奇羨無折閱之虞性至儉食不過菜然趨善如水赴壑捐奩資入祠取其羸備族人婚喪費歲饑爲淖糜食蒙袂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立思立子某爲孺人後所以報也以其月日與舒猷合葬於桃紅

銘曰亡子字叔以將宗續而使其家足生金積粟嘗非邱嫂乃富媪銘貞石使有考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人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傅夫人供旨蓄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釵珥治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視濯而祭奉尊章甚恭先生艱子嗣夫人爲繼遜室張氏劉氏楊氏雁行坐甚和雖諸姪生子屢歿外繼者亦天歿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子告回蜀將歸夫人柩以蓋寄狀來命枚志摹枚伏讀公羊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于始

上婦人侈于妬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
二南遺澤未湮乃賢如伯姬者已少矧至于今而當官
傾軋當夕勃谿者尚何譏焉夫人能存緩帶之心無江
沱之悔則其至性純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爲
巾幘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
仍官京師又十年歸休于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
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于寵榮有交
謗聲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意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汰
有不節之嘯則以先生之廉靜亦難從容于去就間觀
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真如琴之得瑟而
調珮之應環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

李蠷一適候選州同龍度昭以某年月日塋某

銘曰錦江之流架浪春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
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葬夫人而風和惟夫人之行
之孝松耶柏耶穹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泐也德可滅
耶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隣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編修就叢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然曰久不見蔣太安人如別春風令人慕思今年正月太安人委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慮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海內于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遠屬于余疑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令嘉字守箴晚自號甘茶老人爲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歸我贈公適閑先生以子士銓貢誥封安人有孫三

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嫻禮則曉書史生編修三歲教之識字弱不能持管乃戲折竹絲排撇畫誘其記憶從贈公館晉陽還鉛山服勞習勤相對迫然垂老神明不衰見婢媼衣或穿敝必代安襟襯停鍼以須時時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爲當編修官京師時聲名甚盛襄大司空薦其才

天子領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衆命還山讀書晝歸舟安穩圖首題七詩嗟乎士大夫一登朝宇未免耽于寵榮此困于赤紱之古周易所爲兢兢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爲提撕此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既歸四方之相乞爲師者慕其

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人因得就養無
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樓霞鍾阜之奇北還邗江
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邪君諸侯通家子姓爭拜絳紗
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
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水之守土也審母之測子也準旣教之升復偕之隱此
非高世之姪美乃知幾之顏閔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績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觥觥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績之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續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衡州府知府母守節三十三年

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育蕃下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爲前明刑部尚書東橋公之後良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翼訓兒具膝畜事堂上罔不咸嘉會計場廩旣沃且豐以其餘潤溉戚隣文在之官迎恭人恭人每一至衙教以清白慈良畢輒歸家文在罷官或

爲恭人戚恭人適然曰兒被黜非私罪終當蒙恩未
幾祝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謂克家甚難負先人
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顛恭人婺也而能
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卽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
閻公客無爲州遭暴雨疾恭人感夢禱迎閻公甫托舟忽
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曾參醫
指點要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
外效末節而其感通神明于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
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葬某
銘曰能爲傳爲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大府嗚呼
此何如母也碑諸土告萬古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光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葬某原光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可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爲光祖置兩蓬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爲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嬰婉然後卽安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漱如常晡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形管有輝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形管而乃不能牢繫于膺母亦恩斯勤斯征俗况瘁之極而致此疾歟宜陸君言及之而淚若梗

糜也。昔太史公書荆軻徵夏無且韓退之書張睢陽徵于嵩余家有陳姬者曾乳陸氏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余于書篇人也信

銘曰無子有子惟其慈雖死不死繁人思展如之媛曷可追

曹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翰之後太學生諱乘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曹公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奉敦槃者戶外屢滿恭人滌概散其刑廡恢恢循整今上登極給事屢上封章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左遷卒當是時恭人家居兩遭孤憊然也給事昆季先後天歿曹氏不絕如綫恭人戶婚葬持家况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課子嚴錫端有客輒簾窺而詔曰某也賢宜近某也否宜遠及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今可

以見而父子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子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沒世稱名宣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襍摧燒之者有矣恭人摩挲奮具奉殘編爲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卽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畧而不書以乾隆元年覃恩誥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于某銘曰肅肅雍雍順三而從以協子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爲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選禮部主事入都過隨園命長子兆魯從余受業君白皙少鬚眉沉雅淵靜望而知爲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場事辦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魯扶喪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以爲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于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外出爲令宰清河遷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鄒

浙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慎知王啟祥
者名捕也年老爲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刦水姓者楊
二供其魁某現伏歸安君移檄竄取歸安令憚處分護
匿不與君怒牒請于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
盜風爲清華邑海塘多瑪碎石屢崩于潮君加巨木貫
以鐵綱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
風侵興浙之蕭山寧海災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
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書自隨縹紲石
刻廳車上鱗鱗然未仕時常爲大將軍悟鍾琪客將軍
知其才授以範略君慨然以經世自期入都時私謂余
曰太白星橫貴齊終慮山東有盜潰池兵者余笑以爲

遁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逝而君已卒年五十二子三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墓葬某

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有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爲情君以爲名宜其來去之輕我欽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